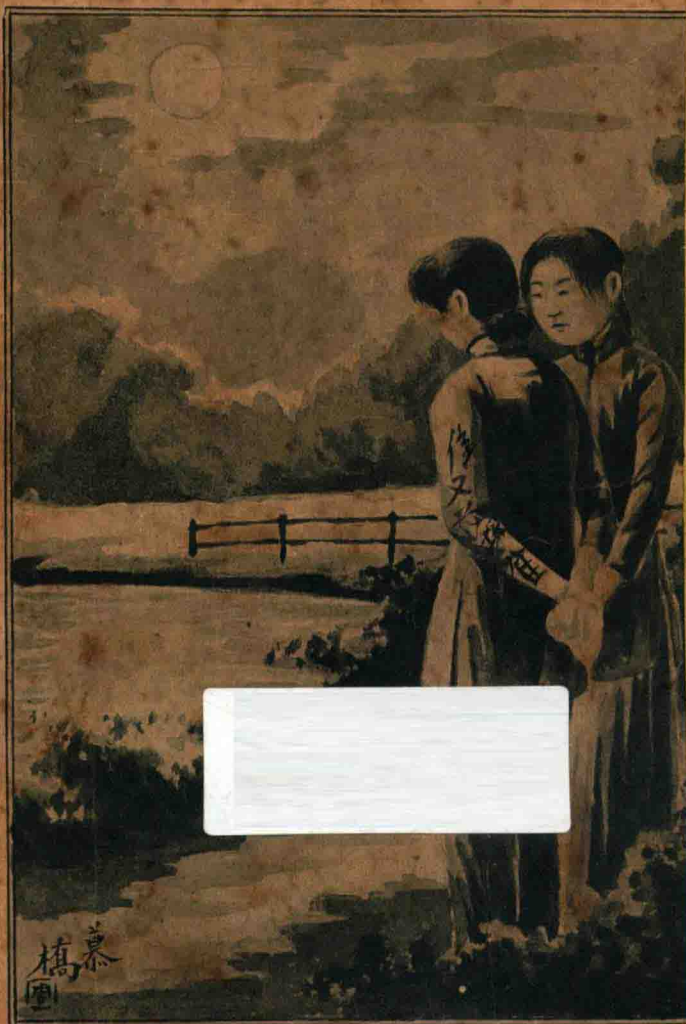


雙花塚



中華民國四年九月出版

版權
所有

著
作
者

寄

滄

校
訂
者

青
浦
櫪

老

發
行
者

望
雨
軒

印
刷
者

中
華
圖
書
館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華
圖
書
館

分
售
處

各
省
大
書
局

雙花塚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二角

序

余見哀情小說多。而願卒讀者。什之中不過四五。余讀哀情小說。雖僅得所見者之什四五。然亦不爲少。而讀之能使余淚涔涔且潛焉涕下者。什之中又不過二三。非余心腸之鐵石也。非余眼與鼻之有時麻木而失其感覺之効也。蓋世之詡詡然自以爲善著哀情小說者。大抵皆以作者一人之幻想。嚮壁虛造。憑空結撰。非空衍。卽塗飾。非不足驚人。卽不近情理。故雖以生花之筆。代粲蓮之舌。連篇累牘。極意描寫。而終以小說而生哀情。非以哀情而作小說也。故見之而使余不願卒讀。讀之而不能使余淚涔涔且潛焉涕下者。良以此也。惟茲雙花塚一書。初余獲見是稿。卽不忍不讀。迨余得讀是稿。卽又不自知其何心。每不終篇而已。淚涔涔且潛焉涕下矣。是豈雙花塚之特殊於他小說。而有離奇詭怪之事實哉。蓋其情節之真。筆意之達。有足以動余心耳。是書主人

翁爲一姑蘇台畔。年青貌美之書生。與兩意重情多之婉嫚女郎。書中歷述三人在金陵邂逅相遇。以迄定情。結婚。身死。蓋棺。數年中之遭際。至真且切。不求異而自足。使人拍案驚奇。古人云。情生文耶。文生情耶。余於是書。亦不辨其爲情與文歟。淚與墨歟。爰爲序其緣起。以紹介於讀者。民國四年重陽後三天虛吾生識



實情紀
實小說

雙花塚

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我對着這玉宇澄清。便覺得胸中如潮如汐。陡然湧了。起來。平添我無限的感慨。本想埋頭便睡。又割舍不下這一輪慘淡的月色。便是去睡。無奈這顆心。就會作怪。前思後想。再也不肯甯靜。翻來覆去。總總不得安神。要問我到底有些什麼心事。其實沒有一點兒。心事論起我處的境地。來快樂還快樂。不了想我是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薄薄產業。不說吃着不盡。總夠敷衍得十年八年。就從我一人身上計算。每年的學費。以及膳宿零用等費。也覺狠是寬裕。既不愁穿。又不愁吃。對着這迢迢良夜。就應該愉快。纔是為何。總是一個憂憂悶悶呢。這一個道理。實在連我自己也都解釋他不來。你看那樹陰裏。一翫一翫。是一個什麼動物啊。原來是隻貓。若不是他叫這一聲。害得我。又要胡猜亂度。我想這隻貓。倒也雅緻得狠。他為何不去捕鼠吃。反

溜到園裏來賞月月也漸漸的斜了想必夜已深了不如去安睡罷

唉……

是誰嘆一口這長的氣難道是張福麼張福是個粗人他還有心事不成就是這聲音也不像是女子的聲音我這寓所裏並無女子想必是隔壁隣舍家的或者被風吹了過來只爲夜已深了所以聽得分外清楚不知此人爲了何事這般愁嘆咳只被他這麼一聲長歎又把我睡魔趕去無數的瞎心事一齊兒鈎了上來

我自己算將起來自幼爲父母所鍾愛父母既然愛我我也要曉得愛我父母我把我的父母怎麼的愛法呢除了盡心孝順還要曉得自愛自己自愛的道理却也不是一致在我們做學生的不去爲非作歹正正派派的做人認認真真的讀書這就是愛我自己便是愛我父母因我想得透這層道理所以我在

外就學我父母。狠是放心的。雖然我父母就是放心。我自己想想。反覺得放心。不下我想。每年化了許多學費。只怕剛剛畢業。又要改變章程。弄得仍是個靠不住。據我看將起來。還是英文與算學兩科。或者還靠得住點呀。不好了。你聽。鷄都啼了。不知不覺。天就要亮了。幸而明日是禮拜。可以多睡片時。但是聽了雞啼。也就覺着疲倦了。不如進去睡罷。

此人自思。自歎了幾個更次。多虧這做美的公雞。把他一催。方才進去睡了。究竟這箇是何等樣人。爲了什麼事情。如此的深宵不睡。獨自長歎呢。在下這部哀情小說裏頭。既然當他做一個正當脚色。開首第一段。就請他出來這樣的自言自語。一回。若不把他略略表明。這樣沒頭沒腦的。莫說看官們看了不懂。就叫我自己看來。也不成個什麼樣子。所以趁他安睡的當兒。待在下把他約略一叙。原來此人姓孟。表字玉卿。姑蘇人氏。他爲了怎麼心事。如此長夜不眠。

在下雖不能深知底細。至於他現下所住的地方。所操的職業。卻也須就我所知的替他表將出來。此人早受教育。飽有學問。於上一學期考入金陵的會文大學堂。現在校中靜心肄業。金陵城中雖有一家至戚。就在學堂相近住着。也曾一再的邀他去膳宿。他恐怕住在親戚家中。要有外務。分他向學的心。所以決意謝絕。住在這學堂的寄宿舍中。原來這所寄宿舍。乃是人家的一個舊園亭。台樹木也還完全。就是左右鄰居也都有小小花園。足供他的賞鑑。不料那晚卻從園景以外。又賞鑑了一聲長歎。出來究竟這個長歎的。又是何等樣人。懷着些怎麼心事。請看下文。他自己敘述的一段。小史便能明白。從中的緣故了。

唉。我想一個人活在世界上一點真趣都沒有。可憐我父母雙亡。又無兄弟。依賴着叔父。嬌娘度日。並無一時半日的安靜。每日受的冤枉氣。只怕用頭號的。

鹽船都裝載不下。所以我只得去進學堂。就是爲了學堂也不知淘了多少閒氣。我又不用他們的錢。想我父親臨危的時候。一手挽着我的手。嗚咽了半天。纔說出一句話。道：「兒吓去請你叔父。嬌娘來。我要走了。」待我把兒托付他們。死在地下。也得瞑目一點。這兩句話還沒說完。那眼淚就如雨點一般的亂滴。當時見我父親哭。我也大哭起來。我那叔父嬌娘聽見我哭。雙雙的走進房來。坐在床沿邊。用言安慰我父親。哭着喊着我的名字。道：「玉蟾又指指我叔父。嬌娘道：「兒吓你跪下。我有話說。」隨一手挾住我叔父。道：「賢弟弟。婦我的病勢甚是不好。只怕早晚之間就要離開這人世了。我只有這個女兒。放心不下。他今年纔十歲。可憐他五歲上就喪了母。而今我又要死了。我死之後。望我賢弟與弟婦把他當做親女看待。我死在九泉也就感恩不淺。說罷。伏在枕上。連連叩首。隨又哭着說道：「賢弟。我辛苦了半生也。積蓄了萬把銀子。修造這重住屋化了。

四。千。多。銀。子。還。餘。剩。五。千。兩。銀。子。存。在。票。號。裏。生。息。將。來。等。你。姪。女。大。了。留。二。千。兩。與。他。做。嫁。奩。那。一。半。留。與。姪。兒。完。婚。還。有。五。百。兩。辦。我。的。後。事。也。夠。了。我。死。之。後。姪。兒。也。要。寫。封。信。與。他。叫。他。好。好。在。號。內。做。生。意。他。雖。年。紀。輕。倒。還。老。成。只。要。他。肯。在。生。意。上。巴。結。將。來。我。的。事。他。就。可。以。接。手。就。是。賢。弟。不。出。去。家。中。也。有。飯。吃。了。我。父。親。一。口。氣。說。了。許。多。話。連。氣。都。接。不。上。來。討。了。一。口。茶。吃。又。一。手。挽。着。我。的。手。鳴。咽。了。半。晌。說。道。兒。吓。我。死。之。後。你。把。救。父。嬌。娘。便。當。作。父。母。侍。奉。孝。順。叔。父。嬌。娘。就。如。孝。順。我。一。般。又。對。我。叔。父。道。賢。弟。你。也。把。我。的。後。事。預。備。預。備。這。個。當。兒。我。叔。父。已。派。人。請。了。個。醫。生。來。那。醫。生。把。脈。一。診。搖。搖。頭。說。不。濟。事。了。預。備。後。事。罷。醫。生。去。後。還。未。到。一。頓。飯。的。工。夫。我。父。親。病。勢。忽。變。已。將。厭。氣。我。記。得。這。個。當。兒。我。父。親。還。是。緊。緊。握。住。我。的。手。睜。開。了。兩。只。眼。向。我。望。着。剛。要。說。話。忽。地。的。把。手。一。鬆。就。落。了。氣。了。

自從我父親死後我總是哀哀啼哭每逢年節只爲我格外傷心我孀娘就不高興了先前還是一句半句的罵着後來竟舉手便打一日一日的過得真快到我十三歲上我孀娘又生了一個妹子那時就把我活活當個了頭好便好不好便是一頓臭打又逼着我學做針黹好做鞋襪與妹子穿不論粗細都要包在我一人身上簡直磨得我下水上岸無片刻的閒暇咳我當時雖則年幼也猜得到孀娘心裏恨不得活活把我來磨死他們既是不能容我我只好想出一個方法來避他我見女學大興我一定要進學堂費了多少唇舌受了多少瘟氣他二人咬緊牙關一百二十個不肯鬆口反說我人大心大不聽他們的話忘記我父親的遺囑我此時宗旨已定故也不顧什麼放大了胆子斬釘截鐵的辯駁道我父親的遺囑只求叔父孀娘照管並沒求孀娘天天打罵我況且我去進學堂也是爲好免得後來無知無識被人欺侮我孀娘被我惡惡

的辯駁了幾句。只見他臉皮一紅一白。腦壳上的青筋一絡一絡的暴露出來。望着我叔父冷笑了一聲道。你好一個姪女。將來進了學堂。敗壞門風。可不與我涂家相干。却替你秦家丟臉。我那位叔父素來是個懼內的。當時聽了他尊夫人這幾句激他的話。立起身來一伸手。就要打我。卻略退幾步。說道。姪女。自我父親去世。後於今已六年了。多謝嬸娘的管教。足足打了五年。今日叔父也要動起手來。就不把我看作姪女。也要追念手足之情。叔父今日就打死姪女。姪女是一定要進學堂的。叔父聽了我這番話。纔軟軟的讓着嬸娘進房去。道。從今以後。我們可莫去管他。由他去罷。我回到房中。一想。我一個女孩兒。自幼又沒進過學堂。莫說是進學堂。連大門口都沒去過。一次雖則父親在世的時候。也曾教了我一本女孝經。識了四千多字。塊兒字卻寫不出來。我今年是十六歲了。設若進了學堂。弄個半途而廢。豈不叫他二人加倍來奚落。今日既然開

了。一。場。學。堂。是。定。規。要。進。的。不。管。學。得。成。學。不。成。進。了。學。堂。再。說。但。是。又。不。知。每。月。要。幾。何。學。費。我。不。如。出。去。探。聽。一。番。便。提。起。脚。走。出。大。門。又。不。知。往。東。走。好。往。西。走。好。恰。好。走。過。十。幾。家。門。面。抬。頭。一。看。見。一。家。門。口。挂。着。一。塊。白。地。黑。字。牌。牌。上。寫。着。育。英。女。校。心。中。不。覺。大。喜。正。趑。趑。着。想。往。裏。走。又。覺。得。驀。驀。生。生。難。爲。情。的。不。料。正。在。躊。躇。時。候。恰。巧。從。裏。面。走。出。一。位。女。人。來。見。我。在。門。口。窺。探。反。含。笑。迎。上。前。問。道。女。士。想。到。裏。面。參。觀。麼。不。妨。請。進。來。歇。歇。脚。兒。當。時。就。把。我。領。入。先。在。會。客。室。坐。下。問。了。我。的。來。意。又。把。我。領。到。各。處。參。觀。參。觀。之。後。然。後。把。本。校。的。章。程。拿。與。我。看。每。月。只。需。學。費。二。元。膳。費。三。元。六。角。我。當。時。就。報。了。名。回。家。一。想。當。日。父。親。臨。死。說。過。的。撥。二。千。兩。銀。子。給。我。作。嫁。奩。的。難。道。就。不。能。取。點。出。來。做。學。費。嗎。我。看。嬌。娘。的。意。思。狠。想。吞。沒。這。宗。款。項。我。何。必。開。這。臭。口。然。而。不。向。他。們。開。口。學。費。又。從。何。挪。扯。呢。一。時。想。到。這。層。難。處。卻。把。

我急得呆了。瞪着眼看着那八隻衣箱看了半日。倒也被我看出點道理來。我想衣服可以當錢。首飾可以兌錢。我雖無衣服首飾。這八隻箱內都是我父親母親的衣服。想必內中總有首飾。只恨我一個人。抬他不動。奈何他不了心。想那放在上層的。總便當些。於是取了鎖匙。打開箱子。扯出一件。是我父親的夾馬掛。一連抽出幾件。都是單夾衣服。綢的。緞的。布的。都有。我聽見我們家一個老娘姨陳媽說過。拿衣服去當。還是皮的。值錢。皮的。想必收在底下的箱內。我一個人也抬不動。據我想。多包幾件單夾衣服去當。總當得五六塊錢。一直抽到箱底。不覺有個硬幫幫的包兒。把手觸了一下。我乃取出那硬幫幫包兒。打開一看。原來是封洋錢。數一數。卻有五十塊。既有了五十塊錢。一期膳宿費。可以盡付我父親的衣服。便不舍得拿去當了。我見着衣服如同見着我父親一般。想到這裏。不覺落下淚來。又一件一件的疊好。依舊摺好在箱內。好不容易。

挨過了一夜只取了二十八塊錢去交足了半年學費膳費這便算我進學堂的手續我每每思想起來好不傷心我那叔父嬌娘當真的不管我倒也罷了他偏偏的盤盤問問冷嘲熱罵的好不氣人所幸我進了學堂有大半年了只是循規蹈矩守身如玉一步都不敢亂走連要好的同學女友家裏一次都沒去過總是怕他們捕風捉影妄造謠言的緣故今日又是禮拜我還是把手工做點就是上回用洋線打的手套與帽子陳媽一拿出去就可以變賣錢財倘能常椿如此我讀到卒業的膳宿學費倒可以不憂缺乏的了如今空閒無事不如撇過了閒心思靜靜兒的做些活計豈不好多着呢

以上長篇累牘的一大段就是那長歎女子秦玉蟾已往的小史每夜靜更深風清月白的時候發爲長歎的無非就是這些話兒他家的小園恰巧就在會文大學堂寄宿舍的隔壁所以無意之間春光漏洩竟把他的歎聲吹到了

孟玉卿的耳根裏去。幸虧孟玉卿是個正人君子。又在異鄉客地。既不知這所小園是誰家的宅院。又不知這長歎的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不過聽得的時候。偶然心動遙憐。這長歎之人。到了明日。便一心對着功課。不再留心查訪了。因此上歎者自歎。聽者自聽。除此以外。却並無分毫關係。今天是星期休課的日子。秦玉蟾早起無事。又不免故態復萌。獨自在房中歎息。倒作成了在下把他來做了一段小說的資料。直至此刻。他靜心去做活計。歎聲停止在下也就乘此機會把他表一表明白。

如今再說玉蟾。正自低倒了頭。在那裏做他的手工活計。忽聽得鞋聲得得。竟有一個人貿然走進房來。玉蟾抬頭一看。並非別人。却是嬌娘。涂氏只得站起身兒。說一聲道。嬌娘請坐。涂氏道。姑娘進了學堂。禮數到學得不少。自己家裏人要坐便坐。要走便走。還拘什麼許多禮數哩。玉蟾聽此尷尬話兒。無言可答。

祇得低頭不語。涂氏又道：「姑娘手工打得這般好，爲何不給你妹子打個一頂半頂打好了？情願往外送。」玉蟾道：「嬌娘說的話，我真不懂。難道妹子的鞋襪還做的少嗎？就只進了學堂，這半年沒工夫做我本當打頂線帽給妹子戴。」又聽見嬌娘說這些東西，有甚希罕？涂氏剛要回答，只聽得有人敲門。涂氏忙着自己去開門。玉蟾又怕的是學友俞繡筠來了，他是每逢禮拜一定要來盤桓半日的。還有個學友李秀貞，也是常來慣的，所以站起身定睛的打玻璃窗內朝外望去，祇見嬌娘開了門，走進一個男子來，却是陌生面孔。素日並未來過的心中詫異，道爲何叔父出門去得幾天就有個人上門了呢？再將那男子一看，白淨面孔，年紀與嬌娘差不多，也不過二十七、八歲，身上穿的衣服，很是漂亮。又見嬌娘將他讓進房去，坐有談有笑的，十分親熱。玉蟾正在狐疑，只見嬌娘領着那男子走到自己房門口，來了，聽他隨口喊道：「玉蟾，快來見見表舅。」他是